

B R O K E N S O U P

底片的真相

[英] 珍妮·瓦伦堤◎著
Jenny Valentine
王淑玫◎译

入围英国
最大连锁书店

WATERSTONE'S
文学奖





B R O K E N S O U P

底片的真相

[英] 珍妮·瓦伦堤◎著

Jenny Valentine

王淑玫◎译

Broken Soup by Jenny Valentine

Copyright © Jenny Valentine, 2009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Harper Collins Children's Book 2011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6 Changsha Senxin Culture Dissemination Limited Company,

in association wit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 (2016) 第 02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底片的真相 / [英] 瓦伦堤著; 王淑玫译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6. 9

书名原文: Broken Soup

ISBN 978-7-229-11135-9

I. ①底… II. ①瓦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92137 号

底片的真相

DIPIAN DE ZHENXIANG

[英] 珍妮·瓦伦堤 著 王淑玫 译

责任编辑: 钟丽娟 曾 玉

责任校对: 杨 婧

装帧设计: 八牛设计工作室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 印张: 9.5 字数: 102 千

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1135-9

定价: 29.80 元

如有印装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1

那不是我的。

不是我掉的，但是队伍里有个男孩说是我掉的。

那是一张底片，单格、刮伤、饱受折磨的底片。我甚至看不出那是底片，他的手指把那张底片遮住了。他递给我的模样，一副除非我接受，否则世界的运转将会停顿似的，好像他除此之外无事可做。

我不想拿，我也说了。我说我甚至连相机都

没有。但是这个男孩只是站在那里，脸上写着“我知道我没错”。

他长得不错。友善的眼睛、开阔的嘴巴等等。他有一颗门牙缺了一角。不过，不错的长相不等于不错的人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有这种想法，就该适可而止了。

排在我身后的所有朋友大笑起来。收银台里的女孩试着找钱给我，而队伍里的每个人都在看。我简直无法相信这个男生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，难道让陌生人无地自容就是他每天的例行公事？或许他口袋中有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东西——不光有底片，还有顶针、保险套、眼镜和手铐。而我说不定算是幸运的了，不会太窘。

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于是我说谢谢，天晓得我干吗说谢谢？然后照理涨红了脸，朝我的朋友扮了个鬼脸，假装我其实知道这是个玩笑。我把

这张底片连同橘子和蛋一起塞入包包。然后，他微笑了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不断地听到“罗文，那是什么？”还有“让我们看看”和“笑容不赖哦！”——那一群穿着制服的海鸥在我的四周尖声怪叫、指指点点、跳来跳去。我像以往一样在脑袋中拆解发生的事，直到它成为四散的碎片，让我再也无法拼凑回去。我想知道店里那么多人，他为什么挑上我？还有我应该对此感到高兴吗？我想到他说的话“你掉了这个……没有……我很确定”，还有我的应对举止（表现得像只被车头灯照到的兔子，然后争辩、投降）。表面上我好像在嘲弄这整个事件，但是又暗自觉得自己像个白痴。我对于可能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毫无头绪。

我是罗文·克拉克，跟店里的那个自己不是同一个人，再也不是。罗文其实是一种能够避邪的

树(原文为 rowan, 中文译为“山梨”, 为高约十公尺的落叶乔木。民间用于咒语疗愈的配方, 可净化、保护、消除负面能量, 或抵御恶意的法术, 或驱赶有害的妖精)。在过去还不太文明的年代里, 人们用这种植物制作十字架来抵挡邪恶的巫婆。或许我爸妈是刻意帮我取这个名字的, 也可能不是, 但反正没什么效果。倒霉事和我家之间的关系就像磁铁般相互吸引着, 完全无视于中间的阻隔。

等到我带着买好的东西回到家时, 早就忘记底片的事了, 因为有一大堆的事等着我做。妈躺在沙发上睡着了, 丝卓玛正看着无声的《诡异双亲 (FAIRLY ODD PARENTS)》。丝卓玛是我的妹妹。她是以凯斯纳斯(凯斯纳斯为苏格兰郡名, 位于苏格兰北部)外海的一座无人小岛命名的。那座岛在一九六一年之前还有人居住, 其中之一就是我爸家族的祖先。后来, 就只剩下灯塔里的一

个人。等到灯塔演变成不需要人工操控时，那个人也离开了。那就是丝卓玛和同名岛屿的共同点——逐渐地被遗弃。

我做了炒蛋放在吐司上，配上切片的柳橙和一杯牛奶。我们在吃的时候，我问她今天过得如何，她说，棒极了！因为她写了五个完整的句子，没忘记句点等等，所以获得本周之星。身为本周之星意味着能得到一枚用硬纸板做成的胸章，同时可以在说故事时间坐在软垫子上。显然，她说的是她在周末时做过的事。我说：“那我们做了什么事呢？”她开始扳起手指头一一细数。

“我去了动物园。跟妈妈和爸爸。我们看到老虎。我吃了爆米花。很好玩。”

五个谎言，但是我没吭气。不一会儿，她抬起头和我四眼相对，然后开始说起别的事，但是她满嘴的柳橙害我听不太清楚。丝卓玛和我交谈的时

候，嘴巴里都是食物。这就是没有家长在旁盯着看的好处之一。另一个好处就是，可以直接用手拿东西吃，还有，只要你高兴，就可以先吃布丁。

晚餐后我在洗碗，她画了一张行刑室的画。

“这是我们去游泳。”她说，便指着血流成的河和吊在墙上的那些人。

我说：“如果你想，我们可以星期六去。”她想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了。

她要我画只独角兽，尽管最后看起来比较像根本该扔到垃圾桶里的犀牛，但是她为了表示挺我，仍旧将它涂成粉红色，并且命名为“亮亮。”

等她洗好澡、穿好睡衣之后，我们会一起读一本书。只要觉得困了，丝卓玛就会要妈妈。仿佛她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孩子，只能要求一名家长和她说晚安，其他的时候只得接受佣人的照顾。我说，妈妈得等十分钟以后，因为我得先叫醒她。我

播放着丝卓玛有记忆以来每天晚上都听的摇篮曲录音带，算准在任何人来说晚安之前，她就会睡着。

妈很痛恨被叫醒。一杯茶根本无法安抚她那怨恨的情绪。我们或许看得到世界入侵她的双眼变成现实，但现实的重量又把她拉回去。她一醒来就只想再回去继续睡。我知道得有耐心，我心里明白睡眠是她假装生命不是垃圾的避难地，但是我也认为两个活生生的女儿或许值得她保持清醒。

我帮她的背按摩了一会儿，然后说丝卓玛在等她。

她推开我站起来说：“她现在又想要什么了？”仿佛一整个晚上都是她在喂、在洗、在跟丝卓玛玩，而不是我。

我说：“她只是想要一个晚安吻。”妈翻翻白

眼，脚像是被黏在地上似的朝着楼梯走去，似乎那是她最不想做的事。

我看着她，脑中浮起我一贯的思绪——那个旧妈妈被困在这个新妈妈的身体内，像个被困在高塔中的无助的公主；像手术台上麻醉失效，使得她无法出声或是动弹的病人——她只能看着我们陷于无可救药的错误之中。

等到大家都就寝，我的事情都做完，开始有空思考时，我记起店里的那个男孩，还有那张不属于我的底片。我把底片拿出来端详，确定从来没有见过，只见它被折起来、被包包底层的灰尘覆盖着。底片看起来好老旧，其中一面比另一面亮，边缘布满孔洞——实在是一种拙劣的影像传达方式。我把它拿起来对着台灯看。

眼睛很难适应底片上原本应该是明亮的地方却是黑暗的。画面看起来好像是海洋生物或是菇

蕈类,终于看出来是张开的嘴,而且我拿反了。嘴巴里的喉咙深处应该是最暗的,颜色却最淡。看不出什么端倪,只能看出:一张充斥着光线、张开的嘴和一双火热的眼,瞳孔是白色的,黑色眼球上的虹膜覆着点点光芒。

那是一张打从心底绽放出光芒的面孔,眉开眼笑的,笑得嘴巴都合不拢,宛若正吐出一颗灯泡。

2

我还没有提到我哥哥杰克，这其实很奇怪，因为他是那时候大多数人对我的认识，不管我到哪儿，“杰克的妹妹”就是我的通行证。道理很简单，大家都爱杰克，而我不需要做任何努力来博取他们的欢心。一切都打点好了。

我会怎么向一个不认识我哥的人形容他呢？我可以从长得很帅开始形容，他遗传了我爸的身高、我妈的皮肤；或是聪明，因为对他来说，学习新鲜事物从来就像弹指般容易；或许风趣，当你和杰

克相处一会儿后，我保证你的肚皮会开始发痛；还有大方，如果朋友有需要，他什么都能给。

他不会用那种自鸣得意或是惹人嫌恶的方式，也不会让你心生芥蒂——这就是杰克。我并
不想说出惹人厌的话，但有人天生就是这么幸运。如果你问我，他就是那种只要他在场，就能让整个气氛变得更活络、当他离开后大家都会有点泄气的人。

我们两个差两岁，然后几乎再差十岁才是丝卓玛。所以，我和杰克像是第一轮的孩子，我猜想是计划中的孩子。

如果要我说一件跟杰克有关的事，那就是他的“宇宙地图”了。我想那是《国家地理杂志》的赠品。他保存好多年了，就贴在他衣柜门的内侧，但是没有人真正仔细地看过。

有一天妈正在抱怨屋子里到处乱七八糟，抱怨

大家四处乱扔垃圾,害她无法清醒地思考。你可以听见她边上楼,边自言自语地碎碎念。她拿着一叠干净的衣物进入杰克的房间。大部分的咖啡杯都被他拿到这里来了,里面长满了霉菌;床单揉成一团扔在地上;床垫斜靠在衣柜拉出来的抽屉上,因为他正在教我如何跳到上面再滑下来;垃圾桶满了出来还发臭,还有,地上到处都是书和纸屑以及没装入外壳的CD,简直让人找不出踩踏的地方。

“为什么,”妈说,“我得这么累?”她环视四周,然后低头看着她自己笨到拿上来的烫好的衣物。

我感觉到她的长篇说教要开始了,于是我试着把自己融入墙壁。杰克只用双手抱住她,说:“来看这个,妈。”他让她站在衣柜前,并站在她身后用双手扶着她的肩膀。那时候他已经比她高多了。当他打开衣柜门时,所有的衣物都像岩浆般流泻出来。我觉得里面好像还有水果皮和马铃薯

脆片的袋子。

妈几乎是暴喝出声并握紧拳头，双眼紧闭，然后有那么一会儿静默，让我以为她马上就要发作了。但是杰克说：“不！不是这个，不是要你看这个，真的。”他大笑着，不让她发脾气。明知道这时候大笑不好，但是我快忍不住了，所以我无法看着他。

他指着地图说：“这是已知的宇宙。”同时模仿电影预告片中那种雷霆万钧、有点严肃作态的声音。

妈手上仍抱着衣物。她翻翻白眼，要开口说话，但是杰克阻止她。他手上拿着断掉的收音机天线，然后像老师、气象播报员一样地指着地图。

“这个小点，”他说，“是地球。它就在这个圆锥体内，也就是我们的太阳系里面。那是太阳和所有的行星，对吧？你知道的。”

妈的脚尖以双倍的速度叩着地板，脸上写着“赶快结束”，明显的不耐烦。

“现在这个圆锥体，也就是我们的太阳系，有太阳、行星等一切东西，是这个邻近星团，这个圆锥体中的，这个小点。”他顿了一下做做效果，仿佛正对着一整班的科学家说话。

“然后这个邻近星团是这个称为超级星团的圆锥体里面的这个小点。你懂吗？”

总共有五六个圆锥体，最后一个已是已知的宇宙。

“已知的宇宙，”他一遍又一遍地对她说，“已知的。”

妈说：“这个到底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嗯，”杰克双手张开，脸上挂着“爱我”的撒娇表情，“现在，从万物的比例来看，整齐的房间到底有多重要？地图上哪里有标记？”